

有没有“虐妻一时爽，追妻火葬场，最后追不到”的小说呢？



目录

【已完结】

人人都知道，温倪在宋浙眼里只是个舔狗替身，

温倪她自己好像也不在乎，还是对他百依百顺、言听计从，

别人只当她是爱惨了宋浙……

直到江叹的出现。

她顷刻间收回所有爱意，挽着江叹的手笑得温柔。

他终于发疯似地冲去两人面前，可温倪却挡在那个男人身前，神情戒备……

“温倪，你偏心。”

“宋先生，别人不知道，但你应该清楚，我向来都是个很护短的人。”

“别说江叹打你，”她不屑地笑了笑，眼尾微弯，红唇张扬，
“他今天就是打死了你，我也只会忙着去找最好的律师为他辩护，而不是给你吊唁。”

1.

“处理好我这位嫂子，别让她再来找我做什么私奔的美梦。”

我眸光低垂，看着手机上那句充斥着厌恶与不耐烦的话，有片刻的怔愣。

宋浙是个花心的人，

也是我的未婚夫。

所以每到像这种他沾花惹草却又不想惹一身骚的时候，就会叫我出面。

外边的流言蜚语我也心知肚明，无非就是说我倒追姿态难看，非巴着宋家继承人不放手。

谁会在乎这个。

女人的哭声拉回我的思绪，我抬头看那张本来化着精致妆容的小脸此刻狼狈不堪，心底便丝丝缕缕地涌上一阵说不出口的悲哀来。

“别哭了，”我顿了顿，一手按住突突疼的太阳穴，继续道，
“尝尝这里的甜品吧。”

她抹抹眼泪，然后虚弱地摇了摇头，“倪倪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但是我实在吃不下。”

“不是，”我诚实道，“嫂子，这儿的甜品套餐138一位，我已经付钱了。”

她沉默一瞬，尴尬地岔开话题，“别叫我嫂子，我不会嫁给宋政的。”

“那你要嫁给谁？”我眨巴眨巴大眼睛，真诚发问。

“倪倪，”她故作地拉住我的手，“我知道这样说你很难接受，但我和宋浙是真心……”

“真心乱伦？”

“……”

她的面色由白转红，又由红转黑，场面一度十分尴尬。

我为了缓解尴尬，没话找话，“所以你是想嫁给宋浙喽？”

她的表情已经很不好看了，但碍于面子还是冷哼一声点头。

仿佛多么光彩的一件事似的。

看的我差点以为她不是跟小叔子偷情，而是冲破枷锁勇敢追爱的女英雄。

我没忍住笑出声，“嚯，你想得倒美。”

“.....”

2.

“听说你跟我大哥那位打起来了？”手机对面传来宋浙饶有兴趣的声音，“我还真没见过女人打架。”

我挑眉，又继续拿着棉签给被抓破的手腕上药，“嗯。”

那头的宋浙还在不断发问，“我真好奇你都说了什么，能激得她动手，啧啧，她可是个最会装的。”

我无声片刻，回想起今天早上她泼过来的那杯果汁，

冰凉、黏腻，极尽羞辱意味。

但真正让我还手的，其实是她手腕上那块纹身，

像道疤似的。

如毒蜂尾针般，蛰在我心尖上。

我包好纱布，轻声道：“那你还喜欢她？”

“什么喜欢不喜欢的，”宋浙好像翻了个身，声音一阵远一阵近，我却还是将那句话听得清清楚楚，“玩玩而已，还以为我大哥会看上个什么货色呢。”

我没说话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又忍不住问，“你骂她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骂的什么？”

“我说我从来没见过见过眼光这么差的人，人家捡破烂还知道上可回收垃圾桶里捡呢，她倒好，奔着“有危害垃圾就去了。”

宋浙没忍住笑出声，笑了一会才反应过来，“不是，那个有危害垃圾指的是我吗？”

我沉默一瞬，诚实道：“是啊。”

“.....”

他笑得更大声了，“我就喜欢你敢当我面骂我这一点。”

我偏头，看窗外被云遮挡了大半部分的月亮，

宋浙这人啊，总是对自己认知不够清楚，他不是喜欢别人骂他，只不过是从小到大都太顺了，没经历过什么挫折，心理年龄照同龄人小一截，所以冷不丁有个人偶尔拿话不轻不重地刺他那么一下，他还觉得刺激。

我不由得也笑起来，

在某种时候，他也确实是个挺有意思的……精神病。

(7.19)

3.

我叫温倪，宋浙是我的未婚夫，

但显而易见，他并不喜欢我。

也不喜欢秦琪——他大哥那位未婚妻。

甚至就连对我的备注，都是：A137588654xx

我手指停顿一下，又面色如常地划过自己的对话框，继续点开秦琪的对话框给他善后。

“啧，”宋浙一边用毛巾擦头发一边坐到我身边，“解决没？你这次怎么这么慢？”

啊，他总是忘记我的名字。

白眼狼。

我抬眼看他，他和几年前没有太大变化，桃花眼尾微挑，鼻梁高挺，薄唇被热气熏得略红，格外动人心神。

宋浙挑眉，似笑非笑道：“你看起来好像有话对我说。”

“妈妈说…”我手指蜷起，习惯性地掐手心，维持声音平和温柔，“让我们过几天回家吃饭。”

宋浙换了个姿势，没回应，反而伸出手指挑起我一缕头发磋磨，我的目光便不由自主地落到那只手上，

和他那张风流浪荡的脸不同，这双手清瘦且骨节分明，手指修长偏细，过于白皙进而可见手背上的青色血管，只手腕与手掌接处有一道破坏美感的狭短刀疤，

大小、长度都刚刚好，就是看着有点疼。

我闭了闭眼。

“你剪头发干什么？”

他骤然发冷的声音激得我猛然睁开眼睛，就见他撤手起身，眸中讽刺一闪而过。

“我今天接回来。”几乎是条件反射，我垂下眸子道。

宋浙笑了，翻脸如翻书，他俯身且声音压低，仿若蛊惑似的，“乖，你长头发最漂亮了，过几天带你出去玩玩。”

我同往常任何一次一样乖巧点头，

他这才满意地揉了揉我脑袋，回房睡觉。

啊…真是，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

我攥紧手机深呼吸，忍了又忍，终于压制住把它扔出去砸门的冲动，手指关节掐的发白，心底叫嚣着最恶毒的心思。

我闭眼，遮住快挤出眼眶的烦躁和厌倦，

不是这样最漂亮，

是长头发的时候，最像她。

我晚了一眼紧闭的房门，脑海里又浮现那个名字。

我从小到大最好的闺蜜——陆思琪。

4.

“宋浙这个大傻逼，扔在路边都没人捡的狗东西。你总不能因为八百年前的破事把自己委屈成这个样子吧！？温倪，你是这种人吗你？！你都快要把自己活成他妈了！”

我躲在卫生间一边揉太阳穴一边听跨洋电话对面疯狂输出，把声音压的不能再低，“好了好了，我还有事，先挂了。”

“你挂什么挂？！宋浙人挂了你也不许挂！给老娘直播哭丧现场，开免提让他们听听老娘这边放的什么牌子鞭炮！”

“好啦，”我头痛万分，赶紧哄她，“英国不卖二踢脚。”

“甯天猴呢？”

“……也没有。”

“*****”

“.....”

我果断挂断电话，调成静音，隔绝那一串破口大骂。

敲门声不太友善，宋浙不悦的声音隔着门板砸进来，“你在干什么？”

我赶紧开门出去，“没有，接了个电话。”

他狐疑地扫一眼我手机，突然眼睛一亮，“是琪琪？！”

我没说话，沉沉地盯着他，他被我盯的皱起眉头，“问你话呢。”

“嗯，”我手指掐紧，只觉得心脏绞痛，忍不住冷笑，“是陆思琪。”

宋浙头一次见我这样，更不耐烦，“琪琪说什么了？”

或许是我太长时间的卑微忍让，给了他太理所当然的机会，让我仿佛永远处于他股掌之间。

“宋浙，”我听见自己透着难堪烦躁的声音，说出甚至可以预见结果的话，“我才是你未婚妻。”

他果然笑出声，带着讥讽，“温倪，抛开我们家的老头子，就说我，有承认过你是什么未婚妻吗？”

我呼吸不畅，相比于难过，更多的是高傲脊骨被折断后的羞耻与愤怒。

“宋浙！”我忍不住高声喊道。

却被他一把拽住，拉向座位上挂着各式笑脸的人群，我挣脱不开，只能被拖着踉跄地走。

这好像是个什么聚会，来的都是同学，但都跟我不同专业，宋浙前天说带我出来玩玩，就来了这。

我不认识他们，但因为宋浙，他们估计都认识我。

昏暗的灯光下，我被推向人群，宋浙用力箍住我肩膀，笑嘻嘻地向大家“介绍”我。

那群人面色各异，我只觉得每个人脸上都挂着虚伪和嘲笑，说到一半，宋浙拿起一瓶酒要我喝，

他嘴边挂着恶意的弧度，在我耳边轻声道，“温倪，难受吗？可你让老头子逼我跟你订婚的时候，我也这么难堪。”

这句话止住了我愤然挣扎的动作，我抬眼，他表情冷漠，带着怨恨。

原来如此啊……

宋浙把酒瓶磕到我唇边，我心底火起，一把夺过，

周围人沉静一瞬后开始起哄，这酒太烈，我没喝几口，就被呛得眼底泛泪，

“温倪……”

一阵迷乱之间，好像是宋浙开口叫我，我晃晃悠悠地想回头，被拉入一个陌生的怀抱。

啊，不是宋浙，

因为我回头看见他站在不远处，脸色黑得彻底，变换的灯光打在他脸上，是看不懂的神情。

我微不可见地笑笑，借着酒劲往这个怀抱里靠，

可能是因为这酒太醉人，我心脏开始狂跳，意识愈发清明，我的眼神落到那只扶着我的手上，

哈，

白皙，瘦削，骨节分明，修长却有力，

昏暗的灯光之下，我醉眼朦胧之中，越想看，越看不清楚，

随之而来的，是一种久违的不知名的感觉，

仿佛这么多年的折腾和纠缠都终于尘埃落定。

“温倪，过来。” 是宋浙的声音，不悦、冷淡。

但我实在有点莫名其妙的高兴，可能是酒精上头，也可能是解脱了这么多年的高兴。

背后是不同于宋浙刚才强硬又威胁的安全感，我头一次没听宋浙的话，抬头看，只能看见男人利落的下颌线，和带着锋利意

味的喉结。

干净，利落，安全。

“江叹，”宋浙又变了一副脸色，笑咪咪地开口，眼里却不见笑意，“你认识她？”

叫江叹吗？

“嗯。”

认识我？

我又想去看他的脸，却晃晃悠悠地站不稳。

宋浙怪异地笑一声，继续道：“我说呢，怎么最近都敢顶嘴了，原来是勾搭上别的男人了。”

扶着我的手收紧力道，我没搭理宋浙那个精神病的胡话，仰头终于看清了他的脸。

眼睛略长，有点像狐狸，可眸子里透出的光又野又狠，像荒原上的头狼。

他没再看宋浙，反而垂眸看我，眼尾略有暗色，薄唇紧抿，空闲的左手轻轻捂上我的耳朵，声音沙哑低沉，“别听。”

江叹的手心干燥温热，我甚至觉得这热气直熏到我整张脸上。

我缓慢地咽了口口水，听见他开口道，“是我喜欢她，也是我一直在单方面追求她。”

周围仿佛一片静寂，我咬紧嘴唇，抵抗一阵阵的眩晕。

“所以我应该感谢你，宋先生，”嘴上说着感谢，但明眼人都看得见江叹的不屑和隐隐透出的嚣张，他似乎是笑了一下，继续道，“虽然无论是你可怜的眼光还是你可笑的行为，都实在没什么值得感谢的地方。”

宋浙气得发疯，咬道：“一个女人而已，让给你了，比她漂亮的我身边有的是。”

“女人不是你的附属品，拥有多少个虚情假意的女朋友也并不是什么值得大肆炫耀的事，”江叹好听的声音从头顶传来，“在我心里，她就是最好的，你远不足以与她相配。”

郑重沉稳，掷地有声。

我抬头，看不清他的神情。

宋浙彻底被激怒，丧失理智，，“姓江的！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！敢对我说教！”

江叹似乎不屑跟他计较，拉着我要走，宋浙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，“江叹你他……”

我忍无可忍，“够了！闭嘴！”

宋浙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喊懵，呆愣片刻才反应过来，“温倪！你是我未婚妻！”

许是我的错觉，他这句话盛怒之间，竟隐隐透出些不甘委屈来。

周围的人显然被这一幕震惊，都不敢出声，

我摇摇头，认真地看着他，一字一句道：“宋浙，我要和你解除婚约，那我就不是你未婚妻。”

宋浙从小到大都被家里娇惯着，我对他更是百依百顺，他还是头一次这样受挫，一遍又一遍地叫我的名字，

“那……温倪，那你是什么？你真要跟这个王八蛋走吗？！温倪！你是什么！”

我吐出一口浊气，攥紧了江叹的手，微微一笑，毫不示弱地讥讽出声，

“我是你妈。”

5.

我在一阵头痛中醒来，环顾四周，是并不熟悉的家具样式。

简洁，干净，没有人气。

“醒了。”

略带沙意的声音从后面响起，我回头，正好看见江叹面无表情的脸。

“你…”我对着这张久违的脸愣了半晌，一张嘴才发现自己的嗓音也沙哑得不行，没忍住笑了笑，歪头看他，“你是谁呀？”

“江叹。”

我挑眉，假装醉酒断片，又问他：“江叹是谁呀？”

他不说话了，

那双过于黑的眸子沉沉地盯着我，颇有压迫感，再加上这人实在是高，估计快要一米九了，我仰着脑袋看他，看的我脖子酸痛。

“你太高了，弟弟，”我拽拽他衣角，笑道，“你弯弯腰。”

江叹看了那只手半晌，目光才又落回我脸上，他终于开口：

“温小姐，醒了就回家，你未婚夫会担心。”

我摇摇头，“我记得昨天说了解除婚约的。”

他又不说话，我只好撒开衣角，又轻轻用手指戳戳他肚子，小声道：“怎么还是小闷葫芦小闷葫芦。”

却突然被他捉住了手，我还没来得及抬头，就感觉他整个人压了过来，

江叹一条腿跪在床上，整个人向我倾斜俯身而来，我条件反射地后退，被他拎着腿拽回来，和他咫尺相对，近的我能看清他的睫毛长度，那双又黑又野的眼睛近距离地盯着我，惹得我心跳加快。

“温倪，”我听见他低声叫我的名字，认真且咬字清晰，过于低哑又显出缱绻温柔意味，尾音性感，“我比你大。”

他掌心的热度似乎还烧在我脚踝上，我呼吸微窒，鬼使神差地回应他，“那我叫你什么？江叹…哥哥？”

哈，这次轮到他气息紊乱了，

“你对每个人都这样吗？”

我连忙否认道：“只对你。”

“他呢？”

我知道他问的是谁，所以我笑意更浓，“他怎么比得上你？”

“撒谎。”江叹停顿片刻，不置可否地起身，“孤男寡女不合规矩，温小姐还是……”

我皱眉，跟着起身想和他争论，没成想腿下一滑，整个人仰摔过去，江叹的声音戛然而止，条件反射地来搂我，距离猛然拉进之间，我终于攥住那只手，

温暖、干燥、修长、骨节分明、手掌与手腕接处有一道因为年代久远而触感不算明显的短疤。

我轻笑出声，歪着头将脸凑得更近，鼻尖几乎就要碰到他颈部皮肤似的，呼出的气轻轻打在他皮肤上，激得他整个人都蓦然紧绷起来，

“孤男寡女不合规矩，”我故意模仿他刚才的严肃语气，说到一半看见他轻轻滑动的喉结，还是没忍住笑起来，“可是哥哥……你好香啊。”

江叹猛地撒手，欲言又止，冲出了门，

带着通红的耳朵。

我整个人笑倒在床上。

可爱死了，

果然啊，假的就是假的，永远比不上真的。

宋浙是我这些年里寄托感情的替身，也是自我塑造出来的幻影。

我把他当成别人，因为愧疚和偏心，所以百依百顺，但日子久了，我差点分不清这份感情的对象是江叹，还是被我影响，而在一些方面越来越像江叹的宋浙。

幸好……江叹回来了。

他拉住我，不向泥沼滑落。

6.

八月末，城市里还是热得人心情烦躁，楼下或吵嚷或高声欢笑，都闹得我愈发心烦意乱。

“好倪倪！拜托啦！”

我放下电话叹一口气，新生入学，同寝室的人还没回来，只有提前返校的我被揪去当壮劳力。

不过还好，我放大手机上学委发过来的那张照片，ASD大学生空间设计大赛名单，我的名字赫然在列。

这就省了许多麻烦事，

尽管我已经拿到了比赛的申请表，但准备材料、东跑西跑也足够折腾人了。

随着手机铃声再一次响起，我认命地带口罩出门。

不知是不是天气太热的时候人们就更喜欢吃瓜，我刚出宿舍门，就感觉很多人的目光都若有若无地落在我身上，我实在是麻木了，毕竟我这种“风云人物”，向来都会得到许多“关注”。

我就当没感觉到，大步往约定地点走，

快到的时候，手机忽然嗡一声，我划开屏幕，是学委发微信让我晚点再过去，言语反常，十分可疑。

我打字回复说自己已经到了，那边发来一串省略号。

有情况，我心里隐约有些猜测，估摸着八九不离十。

果然，我再抬头，正好看见前面不远处的老槐花树下，一男一女，气氛融洽、画面和谐。

宋浙，

和一个拉着行李箱的漂亮小学妹。

啧啧啧。

我假装没看到，向另一个方向走，偏偏被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冒出来的学委喊住，“温倪！”

嚯，这会儿倒连名带姓地叫我了。

我只好挂上假笑回头，学委这一喊，附近听得见的一小圈人自然顺势看过来。

“倪倪，”学委亲亲热热地挽上我的手，把那圈人瞪了一遍，压低声音道，“你怎么来的这么快啊？”

我笑一下，“一共这么几步路，我就是倒立着走，也该到了。”

学委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被走过来的宋浙打断，“温倪。”

我这才抬头看他，宋浙这双桃花眼，哪怕面无表情的时候，也显得温软多情，自成风流。

周围人表面上看着是在忙各自的事，但其实有一个算一个，都放慢了手下速度，竖起一边耳朵听我这里的八卦。

场面有点尴尬，

但我向来是个不怕尴尬的人。

于是我笑眯眯应道：“诶。”

反倒是先开口的宋浙愣住了，欲言又止，嘴唇紧抿。

“有什么事吗？没有的话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”太阳光愈发毒辣，我有些不耐烦道。

“你！”宋浙面色黑得彻底，咬牙切齿道，“你是不是拿到了ASD的申请表？”

我微微眯着眼看了他片刻，平静道：“嗯。”

“把表给七七。”

颐指气使，理所当然。

我便敛了笑意，冷声开口，“你身后这位？”

本来缩在他背后的漂亮小学妹此刻便红着脸挪出来，软声道：

“学姐你不要误会，学长他只是想帮帮我，没有别的意

思……”

“帮帮你？还没别的意思？”我翻个白眼，“我怎么没看他帮别人呢？门口大爷还想让他帮忙砍拼多多呢，我也没看他帮啊。”

小学妹脸更红了，眼眶含泪又往宋浙身后一缩，小声开口，“姐姐是不是不喜欢我呀……”

宋浙眉头略微舒展，没去安慰小学妹，反而轻笑一声道：“好了，反正你已经进了受邀名单了，留着申请表也没用，不如给七七一个机会。”

我气笑了。

说实在的，这么些年，我以为自己对宋浙的容忍度已经到了一种地步，但没想到，天外有天，浙外有浙。

我只觉得可笑，转身就走，却被一只手拽住胳膊，回头，是略显不悦的宋浙，他皱眉道：“别闹。”

“……”

我实在忍不住冷笑一声，甩开他的手，将那张费劲千辛万苦才盖上章的申请表从包里拿出来。

小学妹眼睛一亮就要伸手，我退后一步，表情悲伤，哑着嗓子轻声道，“宋浙，我要你求我，我才给她。”

宋浙“啧”一声，愈发不耐，“温倪！”

我攥紧表格，再次强调，“求我！”

周围一片窃窃私语，我不用听也知道他们在说什么，无非是我这块狗皮膏药死性不改，姿态难看云云。

我以前不在乎这些，现在更不在乎。

和我不同，宋浙是个极要面子的人，他脸色一阵变换，仿佛终于决定可怜可怜我似的，放柔声音道：“好，倪倪，我求你。”

我咬紧嘴唇，缓慢地把表递出去，小学妹伸手接，我猛地退后一大步，迅速抬手，

“撕拉——”

我的动作太快，又出人意料，周围一片吸气声，小学妹和宋浙的表清同时僵住，

“哎呀，”我笑得无辜又恶劣，“坏啦。”

霎时，宋浙的表情难看到了极点。

“温倪！”他怒不可遏，低吼出声，“你在干什么！”

“当然是，在骗你呀。”我收敛笑意，“宋浙，我想玩的时候，就应该好好陪我玩呀，现在我不想玩了……”

我声音逐渐发冷：

“你以为，你还算个什么东西。”

7.

我是个不太喜欢拖泥带水的人，所以在找到江叹之后，我第二天就给母亲发了微信，同她说了我关于和宋浙“退婚”的想法。

果不其然，一顿臭骂，并要求我尽快回家一趟，和她解释清楚。

这么些年，我不顾别人轻视、家人反对，跟在宋浙身后，母亲很少说什么。

她告诉我，一个人如果能坚定不移地一条路走到黑，也算是本事。所以哪怕我这条路可能是错的，但我既然选择了，她就愿意试着认同。

但如今我放弃了，

轻易、突然，她难以接受。

说实在话，我对于江叹的情感太过浓烈，这么多年过去，丝毫未减，连带着对宋浙都带上了一层朦胧的情感，我透过他，仿佛就能看见当年那个挡在我身前和人贩子拼命的少年。

那双手，拦下了刺向我的壁纸刀，

自那开始，崇拜与爱意开始蓬勃生长，经过数年，岁月研磨、风雨浸染，想念裹上平静的外衣，混着我的自欺欺人咽进肚子

里。

我骗自己，我对宋浙好，就是向江叹更进一步，所以甘之如饴。可鬼使神差地，我恐惧着这份欺骗终有一日真的蒙蔽了自己的双眼，所以我守口如瓶，不让任何人知道，当年救了宋浙的，不是陆思琪，是我。

宋浙昏迷之前听见的，不是“琪琪”，是……“倪倪”。

一切如我所愿，琪琪以为宋浙是多年之前那个少年，而宋浙以为她是救命恩人，两人又因琪琪突然的移民而从未有过交集，一切都刚刚好，我就这样怀揣着满腔爱意，守着自己心里的少年走过一个个寒冬夏日，

直至，这个夏末。

我漫长人生中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夏日，终于开始了。

突然、美好、隐晦又明亮。

8.

我又一次站在江叹家楼下时候，天空中正飘着细雨，我忘了带伞，虽然是毛毛雨，但怕妆花了，只好往小区里跑，可门口的保安大爷不认识我，一个劲儿地让我打电话给我口中的业主江叹。

手机没电了，怎么也打不开，我和大爷好声好气地解释，大爷眼神却越来越戒备，“你这小姑娘看着好金贵，怎么要为难我老头子。”

我气得扒着保安室窗口，“大爷！你看我这小身板能干什么呀！我真的是手机没电了！”

“那你说号码，拿我的电话打。”

我无法，不情不愿地报出一串号码。

大爷将信将疑，号码拨出后几秒，我身后突然响起铃声。我愣了一下，福至心灵般回头，

江叹一身运动服，手上还拎了袋菜，手机不停震动，他却像听不见似的，薄唇轻抿，那双黑眸沉沉地盯着我，神色复杂。

走到我身边时，他终于开口，声音像某种名贵的乐器，华丽且有磁性，一种难以形容的、冷淡的温柔，“记得这么清楚？”

我咽了口口水，有些不敢看他那双透着侵略性的眼睛，胡乱地点点头，“嗯。”

“那就别忘了。”

我猛地抬头，看他的表情还是认真又平淡，并不像在调笑，

他和宋浙不一样，他不讲那些虚话，总是严肃又正经，勾起人心中恶作剧的欲望。

于是我心念一动，轻声问他：“那要是忘了呢？”

江叹看了我半晌，忽然俯身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，我甚至能感觉到自己呼吸的热气扑在他那张好看的脸上。

他低低笑起来，“试试？”

声音又沙，语气又软，挠得人心尖发痒，头脑发晕。

“走吧。”他直起身，越过我去刷门卡。

我被他刚才的笑砸的脑袋迟钝，条件反射地开口：“去哪？”

话一出口，我恨不得咬掉自己的舌头，还能去哪？！

江叹挑眉，

“陌生男人的家，”他把菜换了只手，饶有兴味继续道，

“怕？”

我粲然一笑，小跑几步跟上后点头，“怕死了，得吃一顿江叹哥哥的晚饭才能好的那种。”

江叹没答应，但也没拒绝。

他走得很慢，我正好能跟上，并不费力。

我看着前面的背影，忽然就和多年前那个更瘦削一些的背影重合，

少年江叹走得很快，手上还滴着血，脚步却不停，我一边小跑着追他，一边强忍哭声抹眼泪。

快到巷子口的时候，我摔了一跤，实打实的，痛得一下子没忍住叫出了声，江叹匆忙回头，用那只没受伤的手来拉我。

那一刻，他背后是大片的阳光，我仰视着他，夕阳光给他整个人勾勒出一圈金边，神圣又美好。

某年某日，染血的少年弯腰，拉起了他狼狈又虔诚的信徒。

岁月如梭，长风如梦，月亮听过我所有恳切的祷告词，星星读遍我以隐晦爱意润色的长信，于是时光荏苒，岁岁年年，爱意未减，我与同样孤独的神明，再次相见。

9.

“真好吃。”

我挖一大勺西红柿鸡蛋到碗里拌饭，香得我不由自主地摇头晃脑。

对面的人专心吃饭，目不斜视。

我继续自说自话，“江叹哥哥，这么些年你不会是学厨子去了吧？你学归学，倒让我一顿好找。”

江叹顿住，忽然抬头，“找我？”

“对啊，”我点点头，“不找你找谁，跟人间蒸发了似的，连名字都没说，你不会不记得我了吧？我，你小时候在巷子里头救了的那个女孩！”

他许久都没有再说话，过于沉静的气氛弄得我有些无所适从，我咽下嘴里的饭，收敛笑意斟酌道：“不好意思啊，我给你造

成负担了吗？我、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想谢谢你，谢谢你……”

“没有。”

我搓搓勺柄，抬眼去瞧他的神色。

江叹握着筷子的手指关节有些发白，像是在克制些什么。

“对不起。”我更加无措地嗫嚅出声，嘴里的饭菜忽然没了味道。

“我知道，”他给我夹了块西兰花，声音冷淡，“举手之劳，不必太在意，更不必…扰乱自己的情绪。”

“啊？什么情绪？”

江叹头也没抬，恢复专心吃饭，漫不经心道：“知道救你的人是我之后，也不必太过被所谓的救命之恩扰乱自己的心意，当时在酒吧帮你解围，也不是为了让你感恩我，只不过那位宋先生，和你不太合适而已。”

他还是头一次同我说这么一大堆话，我开心之余，更加迷糊，

“可我不是感恩你啊，我是看上你啦。”

“咳咳咳……”江叹那一口饭都没咽下去，被我这句话惊得咳嗽起来。

我赶紧递水拿纸道歉一条龙，“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感恩、感恩，可感恩了，感谢的心感谢有你……”

江叹摆摆手，我赶紧闭嘴，起身绕过桌子轻拍他的背，却忽然被捉住了手腕。

“好点了吗？”我歉意笑笑，尴尬地要抽回手，“我、我不碰你了。”

……

没抽动。

“温倪，”江叹垂着头，似乎是微不可察地叹了口气，轻笑出声，带着无奈又真实的愉悦，“我还以为……”

后面的话我没听清，于是俯身靠近他，“以为什么？”

江叹低低地笑起来，鼻音性感，笑得我心神荡漾之时，他终于抬头，微微偏头，过于近的距离导致我甚至能看清他长且卷翘的睫毛，还有那双过于黑的，满是侵略野性的眸子。

他带着笑意答道：“以为，你被那个冒牌货迷得神魂颠倒，连哥哥是谁，都分不清楚。”

我心如擂鼓，张了张嘴却一句骚话也说不出，脸红了个彻底，干脆直接委委屈屈地摇头解释，“没有，分得清，但找不到。”

江叹唇边弧度更甚，起身伸手把我困在餐桌和他之间，身后的菜被他推到一边，发出清脆的瓷器碰撞的声音，我被逼得坐到桌子上。

“委屈了？”他蓦然沙哑低沉的声音响起，烫得我呼吸发窒。

我扶着他的小臂，眨巴眨巴眼睛直视着他，缓缓点头。

“那…怎么办啊？温小姐，嗯？”

这个“嗯”像根藤蔓似的，直缠到我心头软肉上，缠得我呼吸都不自然起来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不让自己的声线紧张颤抖，手下使力抓紧了他胳膊，轻声道：“得要江先生亲一口才……”

我话还没说完，吻就压了过来，带着急促的呼吸和强势又温柔的力度。

江叹搂上我的腰，我顺势扶上他肩膀。

这才是我要的，

我不要他高悬于天空之上做所有人的月亮，我要神明与我一起，落入凡尘人间。

10.

回来之前，我也设想过和母亲解释之类的场景，但我没想到会这么……正式。

我和宋浙相对而坐，旁边是宋浙父亲和我母亲，他们两位一个比一个沉得住气，品茶对弈。

轻风吹过，我裹紧身上的外套，百无聊赖地想到江叹，此时应该在家里已经做好了饭等我。

“好棋。”宋父忽然笑开，脸上每一条褶子都彰显着他的老奸巨猾。

母亲但笑不语，捻一杯清茶品茗。

“小温啊，大了，有自己的想法了，”宋父若有深意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“但是婚约这种事可不是儿戏啊。”

我撩一把头发，靠到椅背上，目光垂落，看向棋盘，我妈气势凌厉，胜局唾手可得。看到这，我没忍住，勾起唇角笑笑。

“的确不是儿戏，”母亲放下茶杯，杯底磕在桌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，“所以也难怪，这场戏里一直只有我女儿一个人掏心掏肺。”

宋父笑得虚情假意，“男孩嘛，都成熟得晚。”

我没忍住，诚恳发问：“请问得多晚？八十？”

果然，宋父还没说话，宋浙愤然起身，“温倪！你疯了？！”

某些人可一点也忍不了向来对他言听计从的备胎突然的忤逆。

我往妈妈身边一靠，努努嘴，示意她看这狗比，

她眼神骤冷，冷哼一声。宋父面色黑沉，斥他坐下，宋浙忍了又忍，心不甘情不愿地重新坐下。

“小孩子脾气，莫怪。”

我妈明目张胆地翻了个白眼，我握拳抵在唇边掩饰笑意。

“他们两个都是好孩子，”宋父皮笑肉不笑，“就是都太年轻，不懂事，婚约解就解了吧。”

“确实，我实在太年轻，”我痛心疾首地忏悔道，“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差的眼光。”

宋父：“……”

宋浙：“温倪！”

我妈笑起来，十分明朗，阴阳怪气地学他刚才的话：“小孩子脾气，莫怪。”

对面两人：“……”

哼，不愧是我妈

……

两位老狐狸说还有事要谈，所以让宋浙送我回来，我们俩虽然都对此事表达了不满，但均被驳回。

我裹紧外套一边走，一边给江叹发信息。

“你倒真是有手段的，之前我真是小看你。”旁边的人忽然出声。

“宋浙，”我叹口气，认真道，“我有再多的手段，也不会用在你身上的。”

他嗤笑一声，还没说话又被我打断。

“因为你是真的配不上我。”

肉眼可见的由喜转怒，宋浙面色黑得简直能滴出水来。

“你以为拿他气我，你就能得到什么好处？！”宋浙上前一步攥上我手腕，夺过我手机低吼道。

“气你？你生气了会给我吐金子吗？还是能让叙利亚停战维持世界和平啊？”我只觉得可笑，没好气地抢回手机继续道，“醒醒吧你！你生气只能不孕不育。”

“温倪，你故意的，”他盯着我咬牙切齿，“你假装对我言听计从，然后给我来这么一下，我得罪过你吗温倪？”

我直视着他那双由于过度气愤而泛红的眼睛，忽而一笑，坦然道：“对，我故意的，我早知道你最看不上送上门的，所以我偏要这样，因为我从一开始喜欢的就不是你。要不是因为江家把江叹送出国，又为了安全隐藏他的信息，你以为我会跟你纠缠吗。”

越说，我就越畅快，说到最后的时候，仿佛这些年的一口恶气终于得到了发泄。

宋浙双眼发红，额头隐隐有青筋浮现，“你以为你是谁，温倪！我也从来都不喜欢你！温倪！从来都不！”

他这个人吧，怎么说呢，宋浙这个人可能是因为从小缺爱，再加上错误的教育方式，所以最明显的两个特点，一个是喜欢抢别人的东西，另一个就是嘴硬。

他像个小孩似的，明明一切就该落下帷幕，却还偏要跳起来喊着自己不服输。

这些年，我每每想到这，就会叹口气，想着：算了吧。

毕竟，他像江叹。

哪怕只有一道疤像他，也足够慰藉我那孤独无望的爱意。

可是如今，我看着这个仿佛永远长不大的宋浙，忽然觉得很憋屈，我实在，忍了太久。

“我是谁？”我面无表情，冷笑一声，“我记得你几年前就问过我这个问题，在那间仓库里，你还说要报答我。”

宋浙愣住了，眼中神色迅速灰败下去的同时还夹杂着震惊和难以置信，他蠕动嘴唇艰难道：“不、不是……”

我只觉得前所未有的快意，“对，救你的不是陆思琪，是我，我骗你，一直骗你，因为我不要你喜欢我，因为你，配不上我。”

“温、倪！”

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宋浙，愤怒、可怕和难以言喻的绝望。我开始拼命挣扎，他手劲太大，那只手纹丝未动，一阵懊悔从心底漫出来，

淦，早知道不惹他了！

这大晚上的，人烟稀少、道路偏僻，要糟！

“你……”

“放手。”

不远处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，我条件反射望过去，路灯下的人很高，大概得有一米九的样子，宽肩长腿，帽檐压的很低，只露出利落又硬朗的下颌线。

江叹。

11.

他身边一个身影从暗处走出，一身淡紫色一字肩的长裙，露出大片白皙的皮肤和精致的锁骨。

“好巧啊，倪倪。”

哈，这人我认识。

“秦琪，”我打量她几眼，假笑一声，“你怎么在这？”

她轻轻挑眉，笑起来，露出两个小虎牙，“正要回家，路上正好又碰到熟人，江先生送送我。”

秦琪并不是那种很浓的明艳长相，相反的，她眼睛偏圆，皮肤又白，简单打扮一下，那种温柔纯净、小家碧玉的感觉就出来了。

“熟人啊……”我收敛笑意，目光落到江叹身上。

“嗯，我父亲和江伯伯是朋友，”秦琪一贯不懂得闭嘴，“倪倪…也是碰到熟人了呀。”

“熟人”这两个字被她咬得百转千回，生怕别人不知道我旁边的是我那个传说中的弱智未婚夫。

我冷笑一声撇嘴，“没，这是劫匪，你赶紧让你这位熟人见义勇为、英雄救美啊。”

宋浙手下使力，我疼得“嘶”一声，正欲开口骂他，又闪电般想到江叹在旁边，生生忍住了要出口的话。

“宋浙你放……”

我话还没说完，江叹已经疾步走过来，一把攥上他胳膊，迫使他松开我的手，两人眼神对峙，我瞧瞧他俩的脸色，都黑得不行，再低头看看他们的手，说来也有点可笑，这两只手，都是右手。

相似的手背上隐隐有青筋凸显，相似的疤痕横亘在两根手腕与手掌接处，我一时无言。

宋浙的手被强硬地掰开，他面色铁青，江叹仍是面无表情，再开口甚至带了些嘲讽意味，

“不好意思，我手下没有轻重。”

宋浙死死瞪着他，从牙缝里艰难挤出来几个字“没关系。”

“阿浙，你还好吗？”被晾在一边许久的秦琪终于按捺不住，跑过来假模假样地关心。

很可惜，对方没理她，一甩手搞得她更尴尬了。

和我不同，她显然不太习惯，笑容勉强一瞬，才缓过来，伸手刻意地摸了摸自己胳膊，同江叹道，“天冷了，江先生你还是早些回家吧，我自己回去也没什么关系的。”

我翻个白眼，扭头不想看她。一顶帽子忽然落在我头上，紧接着，肩膀被披上一件厚实外套，带着熟悉的、令人安心的味道。

江叹甚至连一个眼神都没分给她，拉着我就走。

宋浙不甘心地喊我：“温倪！”

前面的人忽然停住脚步，我以为他要回头放什么狠话，没想到其实是转身为我整理因为帽子突然压下而凌乱的头发，过程中手指缱绻地抚过耳边，仿佛遮挡着什么似的。他轻轻捧起我的脸，我顺其自然地抬头看他。

“不熟。”他那双总显得有几分沉闷的眸子此刻专注地看着我，强调道，“和她，不熟。”

话音落下，我条件反射地回头看了一眼，秦琪那副温柔知性的完美面具终于出现裂痕，嘴边逐渐僵硬，看向我的眼中怨恨几乎掩饰不住。

我几乎要笑出声来，转而看着他强忍道：“嗯，我想也是。”

“温倪！”宋浙似乎是被刺激狠了，丧失理智，失控怒吼，“你走了我们就永远划清界限！”

威胁我？

我挑眉转身，确认道，“真的？”

宋浙红着眼点头。

我笑起来，退回几步，然后在他逐渐浮起希望的眼神中，提起裙子转身跑向黑夜中那个仅一句话就能让我安心的人。

江叹伸手拥我，我轻松攀上其脖颈，被揽着腰像只八爪鱼似的缠到他身上。

“那我要用跑的！”

“温倪！”

这个只会吼人名字的幼稚鬼，我没再看他一眼，安心地把脸埋在江叹肩膀。

他给我的安全感，我一定回报以相同的重量。

12.

一场秋雨一场寒，尤其最近受台风影响，天气预报上连着半个多月的阴雨天气看得我长叹一声。

我第六次挂断宋浙电话之后，心情烦躁地拉黑了这个号码。结果十分钟后，室友就跟见了鬼似的上楼叫我说宋浙在楼下等我，不见到我誓不罢休似的。

“你骗他钱了？”

我摇摇头，斟酌道：“可能……或许……是想恢复婚约吧。”

室友一脸不可置信，觉得我可能是疯了。我挑眉，把他的电话从黑名单里拉出来，果然，下一秒电话就来了。

我当着室友的面按下免提，“喂，有事？”

“我有话和你说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下楼，我们当面说。”

“你先说关于什么，我再决定要不要下楼。”

“关于……恢复婚约。”

果然，

我翻个白眼，挂断电话。室友面露敬佩，“倪倪，开班吧，我第一个报名！”

“算了算了，”我谦虚摆手，“除了美貌，我也没什么别的办法。”

室友：“……”

窗外的云层愈聚愈厚，阴沉沉的，湿凉的风刮进来，带着明显潮气。

我到底还是下楼了。

看到我下来的时候，宋浙的眼睛明显亮了一下，他穿着最普通不过的白T恤，额边碎发被雨打湿，此刻站在那里望着我，像只小白狗似的。

我把伞撑过他头顶，看到他脸上、身上的伤，有些诧异，“你打架了？”

他点点头，低低地“嗯”一声。

宋浙小时候是个混不吝的，最不怕的就是打架，能给他打成这样的，估计也不是什么善茬，但这些跟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。

我开门见山：“宋浙，我们不可能恢复婚约的。”

“……倪倪，”他眼里的光一下子暗下来，艰难开口道，“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不该那么对你，我会改的，你再原谅我一次，好不好？”

我摇头，“宋浙，你只是不甘心，不甘心我突然的放手，若说喜欢，是没有多少的，所以没必要，真的，我们一别两宽吧。”

“倪倪，对不起，我真的……”他缓一口气，继续道，“对不起，我之前没想清楚，我爱你，我不应该拒绝你，我错了，你回来、回到我身边好不好？”

“宋浙，”我顿一下，认真道，“我并不觉得你拒绝我或者不爱我这件事有什么好对不起的，一直以来真正让我心灰意冷、感到厌恶的，是你一次次践踏我的善意，你不是没收心，不是没想清楚，是劣根性战胜了你那虚无又少得可怜的、所谓的爱。

“倪倪……”

“人是很难克服自己的劣根性的，我是害怕自己真的喜欢上你，但同时又确实给了你机会，如果从一开始，你就给我同样的回应和安全感，现在我们之间的处境，至少不会这么难堪。”

“……是我错了。”

“宋浙，我不是在追究谁对谁错，很显然，我也不是什么正面角色，也会有琢磨不明白的时候，也做错了很多事，但现在清

算这些没有意义。我只是说，我们真的没可能了。”

“不是的倪倪，有的，你是喜欢我的，你不能和他在一起，只有我们、我们两个，才是最合适的。”

我叹口气，按下心中烦躁无奈，正欲继续解释，忽然看到渐小的雨幕中，有个个子很高的、熟悉的身影，站在不远处。

黑伞下，他眉头轻皱，嘴唇紧抿，脸颊上隐约可见淤青。

我愣住片刻，终于反应过来后，不可置信地开口：“你打的是他？！”

“对，但他也没吃亏，他还……”

“你有病吧？”我的情绪急转直下，声音拔高，“你凭什么碰他？！”

“温倪！”宋浙声音沙哑，眼圈通红，一字一句道，“你偏心。”

“宋先生，别人不知道，但你应该清楚，我向来都是个很护短的人。”

宋浙眸色深深，没有说话。

“别说江叹打你，”我难忍愤怒，不屑地笑了笑，眼尾微弯，笑意渐冷，“他今天就是打死了你，我也只会忙着去找最好的律师为他辩护，而不是给你吊唁。”

“.....”

我把伞塞到他手里，忍了又忍，维持声音平稳，“宋浙，以后自己撑伞吧，我有我自己的伞了。”

说完，没再听他说什么，冲进雨里，江叹看见，赶紧过来接我，我扑进他怀里，小心翼翼地亲了一口淤青边缘，心疼道：“疼不疼啊？”

江叹轻笑一声，“不疼。”

我接过伞，窜到他背上，他熟练地接住我，往外面走去。

“温倪！”

歇斯底里的声音隔着雨传来。我条件反射回头看一眼，宋浙扔了伞站在雨里。

“这人是不是有病啊，下雨了都不跑。”

“.....”江叹顿了一下，低声道，“倪倪，你如果选择他，我也不.....”

“你有病啊？”我大惊失色，“谁谈恋爱会找个下雨了都不知道往屋里跑的啊？？”

“.....”

13.

上次淋了雨之后，我病了好一阵儿，直到订婚前夕，我才好得差不多。

琪琪从国外赶回来参加我的订婚礼。

“嚯，这个还不错。”

我偏头，“你说江叹？”

“不然呢？”陆思琪翻个白眼，大惊小怪道，“还能说谁？今天难道是我爸二婚吗？”

“.....”

她爸烦她真的是有原因的。

“我还以为你说那边那位。”

“谁啊？”

我努努嘴，“喏，来了。”

宋政独自一人走过来，笑得像只奸诈的老狐狸，还没等寒暄几句，陆思琪冷哼一声，装作无意地身子一歪，趁宋政伸手扶她时手一抬，红酒洒了他一肩膀。

我赶紧给他道歉，又叫来侍者处理。

而罪魁祸首毫无愧疚之意，踩着高跟鞋走远，我歉意笑笑，留下来给她善后。

“闹小孩子脾气呢。”宋政笑里透着无奈，只是把外套脱下来扔给侍者，露出里面的白衬衫，转身走了。

我轻轻挑眉，没再说什么。

才站了一会，又有人找江叹说话，他攥了攥我的手，示意我他去去就来，这才走远几步。

他走后，我整理好裙摆，挺直后背，双手交叠在身前，抬眼看向人群之后、角落处站着的人。

宋浙好像比上次见面沉闷了许多，脸色苍白疲惫，不远处秦琪挽上宋政的手，似乎刻意背对他这面，怕被人看出来什么似的。

偏偏宋政要带着她过去和弟弟寒暄，两人见面时，我看见秦琪脸上尴尬的表情和宋政若有若无的恶意神色，只觉得一阵情绪复杂。

这两兄弟，在爱抢别人东西这一点上，简直是出奇的一致。

他们走后，宋浙和我四目相对，迟疑片刻，他还是抬腿，却在看见江叹走到我身边的时候，生生止住了自己的脚步。

他定定地瞧了我半晌，忽地一笑，举起酒杯遥遥地同我示意，突然间成熟了似的。

隔着觥筹交错的人群，又好像隔了好长的岁月，同我举杯告别。

我也笑了笑，抬手把酒杯放到侍者托盘上后转身，告诉江叹少喝些酒。

“这么不给面子？”他看见了，不由低笑一声。

我替他整理领带，歪头道：“对，他打你这件事我可记得清清楚楚。”

江叹弯腰伸出一只手，邀请我和他跳第一支舞，我将手轻轻搭在他手上。

音乐响起来的时候，他轻声道：“倪倪，我们以后每年的今天，都跳一支舞吧。”

“等我八十岁的时候就跳不动了。”

“那到时候我们就一起去散步。”

“我可不一定活到八十岁。”

他静静地看了我好一会儿，我以为他听我说这种话觉得不吉利了，刚要岔开话题，他忽然无声地笑起来，

“那这次，就换我找你了。”

我心中一动，抬头，此刻他眼睛里有缱绻笑意、满天星河，和我。

【END】

【小广告】

完结啦，其实这篇算完结的比较慢了，几乎每天都是凌晨更新，因为我最近真的很忙，只有深夜有时间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小说上，七月份几乎没写什么，一个是忙，另一个就是为了放松心情。

怎么说呢，生活好难，先不祝大家大富大贵了，祝大家生活顺遂一点吧，哪怕只是多一点呢。

下一篇应该是《母后》那个伪小妈文学，

熟悉我的应该都知道，我喜欢写那种比较碎片化的东西，东一镜头、西一镜头那种，《母后》应该会写这种，这样我应该会很快乐。

因为最近也在尝试像这篇这种，想增加自己的连贯性，肯定要照之前的感觉改变了一些的，所以觉得有点困难，所以就更累。

累的疫苗都没时间打。

好了，不说了，希望大家平安顺遂。

